

搬家时,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完毕,唯独剩下母亲的嫁妆留在空落落的老房子里。如果可以,我想一直保留这些留有母亲最美好岁月和我纯真童年的物件,但是过不了多久,老房子也面临着拆迁,怎么处理母亲的这些嫁妆成了个两难的问题。

母亲的嫁妆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算是比较体面的,在她结婚前半年,外公就把木匠请到了家里,为母亲打制嫁妆。那张梅红色的四角桌子,用了三十多年依然完好无损,桌面上木头天然的纹路还是那么清晰、好看。这张桌子在那个年代到底叫什么我好像从来没问过母亲,母亲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。它的整体样式有点类似现在的办公桌,长方形的桌面很是宽绰,正面带有三个大大的抽屉,下方两边各有一个带门的小柜子。但是它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办公桌,不仅因为它的颜色比较鲜艳,桌面还能看到木头的纹理,边缘刻了一圈花纹。抽屉的把手是小小的正方形的彩色模样,里面还嵌入了像钿花一样的装饰。

另外还有两口大大的、红红的木头箱子,应该是以前用来装粮食的。现在被父亲用来装他当木匠时用的工具。上高中时离家比较远,母亲把她最珍爱的嫁妆,一只皮箱子给了我,带到学校去装衣服。虽然有些跨年代的感觉,但是做工、细节和装饰一点也不含糊,现在同样静静地躺在母亲曾经住过的房间,这些东西都是母亲遗留在这个世上

下午,微风正好,慢与静,应该是这个下午最主要的节奏,在雪湖,在我心中,在一片静静的水域,那种禅意的静,是繁华暂时的退隐,是心灵深处细小的慰藉。

够了,当一只水鸟轻轻地飞越雪湖的水面时,我决定关闭手机,瞬间,心像回到了久别的彼岸,一种闪电一样快速的呓语,击中了一片沉醉的蛙鸣。还是与微风一起去寻找荒芜吧,准确地说,是去寻找一匹风一样的野马,抑或是一片枯萎的落叶,也有可能是,藏在小草翠绿下面的一片碎碗片,如果再生

动一点,是一条小鱼的繁华落尽,一条蚯蚓轻盈地流动。大自然的語言就是这样神奇,腐朽与华丽同在,细小与远大同行,山的辽阔才能凸现天空的高远,水的轻柔才能面对火焰的刚烈。

反正,就是想一个人独自地等待一些什



母亲的嫁妆

唐冬莉



余晖 李海波 摄

最后的,完全属于她,属于那个年轻美丽、意气风发,被父亲宠爱的女孩。

我坐在院子里,长久地、安静地看着这些老朋友,新房那边家具都已添置完毕,无论空间还是装修风格都容纳不下那些带有岁月沧桑的老物件。但是,这些东西深深地刻上了母亲的烙印,那是外公为他心爱的女儿置办的,那是母亲在那

个年代能够在婆家挺直腰板做人的底气,是母亲小女儿时的见证者。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它们扔在什么地方,让它们慢慢变成一堆朽木,在岁月的腐蚀中,如同母亲一般,在这个世界上烟消云散。

是不是有了新的生活,过去艰难的岁月就会被永远地遗忘?是不是有了新的物品,原来天天使用的就会很快被替换掉,渐渐搁置起来,

最后在垃圾堆里找到它们最后的归宿?不是一个人去世了,她在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被丢弃、遗忘,就连她使用过的,陪伴过她的一切都会慢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,到最后,再也没有什么跟她有关的事或者物,除了她生养过的孩子,再没人在乎她、记得她。

我不能扔弃母亲的这些物品,就如同我不能放弃她这个人一样。李娟在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里写她和外婆的那个部分里说,她在不负责任地同死亡争夺外婆。我第一感觉她说得好残忍,然后我沉默了。我强迫母亲去医院的每一个举动,每一句话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总以为这样是为母亲好,可母亲早已承受不了无休无止的治疗,也许最后的时光,她并不是为了救治自己而去的医院,她救治的是我,她在成全我的愚蠢的“孝心”。

一只小鸟倏地飞进了空旷的院子,惊惶地飞来飞去,我预见它能够找到来时路,所以并未干涉它的一时迷茫。我走进里屋,走进母亲的房间,脚步声在房间里听起来格外的响,我站定片刻,期望中母亲像往常一样呼唤我的声音并未响起,现实生活果真比电视剧更残忍。院子里“噗”的一声响,之后便再没了动静,我知道小鸟已经找到了归路,飞向它熟悉的天空去了。

锁上院门,回头望了望老房子,就像每次母亲送我出门那样,一回头家和母亲都还在身后看着我,可这次回头,家已在别处,母亲亦在别处。

候。不远处,静寂轻柔的水边,有一只翠鸟叼着一条小鱼,懵懂地看着旁边的蝴蝶和猫,多么灿烂的画面,我想,就这一幅画面,足可以让这个下午,写入山水的画册,以及我的诗意。

在天宁寨脚下,越过一片围起来的栅栏,龙井巷正在积极突破时间的桎梏,相信不久的将来,一条赋予一方风景的老井巷,会又一次静静地走进这片土地,走近那段曼妙的记忆。龙井巷文化街区是藏在历史炊烟中的可见载体,是“活着”的小城记忆,是唯美的静态回归。雪湖的静是充满了希望的,那种静是可以燃烧的,甚至,这种静是一种沉寂之后的浪漫,是看得见摸不着的生命血脉,是一句等待太久的时间谎言,是攥得出水的蝉衣,是舞蹈时挥舞的长袖,是心灵安慰的港湾,是四月这座小城轻轻摇曳的花朵,一湖水如一面碧波荡漾的镜子,我成为阁楼的塔影。

这座小城,与九州大地千千万万的小城一样,曾经的刀光剑影已经柔软地融入蔚蓝色的天空,正在寻找的记忆与远方,又一次吹绿了阁楼四周的稼穡,时间不断轮回,无论哪个时候,人们心中那缕遐想的旭光,不仅有难以独白的伤感,也有给予生命美好的憧憬,四月,让我们一起期待,期待一座塔的光芒,期待一条小巷的诗句,期待那封来自宋词的信笺。

下午的静

李春林

么,而这种等待,是朴素而又晦涩的,但与当下的远方无关。风,仍然是寂寥的风,仍然是人间四月天的风,仍然是当年王安石吹过的风,当然,这些风浸润了唐诗宋词,也翩然沉入黑夜,它有水一样的深邃,也有云烟一样的远方。那些沉寂的风,那些卑微的风,那些沉睡的风,那些掠过空旷的风,皆是如此。

舒王阁和文峰塔,伫立雪湖,与风,与四月的静好,与天空的蔚蓝,与荒芜背后的文字,一起深深隐入尘影之中,它就像脱落了油漆的诗句,虽然斑斑点点,有四月唠叨的碎语,但不失一个地方历史的厚重。历史就是这样,那些轰轰烈烈的过往早已枯萎,而那些进入生命体内的静,却永远守护着一方空寂。

史载,潜山舒王阁,原名潜楼,也称潜峰阁。明嘉靖间知府胡缙宗曾作《南岳》:“锡来晚伯台边守,鹤去舒王阁上山。”《宋史》曰:“潜峰阁,在故州治之通判厅,宋王安石为通判时读书处。”王安石性酷嗜书,虽寝食间,仍手不释卷。相传每当夜深人静,潜楼奇石吐光如月,远处望之浑如月挂

中天,一团辉光之下,王安石博览群书孜孜不倦,兴浓时竟通宵达旦,终成一代明相。读书是人生中雅致的生活,不但可以静心明智,更可以改变生存空间,是过去改变命运的重要体验。湖水湛蓝幽静,远山迷茫如烟,夜雾朦胧的诗意,散漫四周的记忆,让王安石下定决心秉灯夜读,为天下读书者显现了阁楼之光。直到现在,我仍然认为,那缕晨曦的光,是高洁的神圣的无法想象的。

文峰塔,据民国九年编纂的《潜山县志》载:“明万历三十年,知县于廷采倡建文峰塔,象征儒学文笔。”这座塔,建在山明水秀或湖光潋滟之处,与远处的天柱山近处的雪湖浑然相融,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观。

在靠近水边的一块草坪上,我居然看到一只白色蝴蝶和一只花白色壮硕的猫同框,这种同框,即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,偶然性是被我遇见,这是时间的巧合,也是这座靠近江北小城悠闲的生活;而必然性,则是雪湖公园的重建,人与动植物的和谐共生,人与自然之间的邂逅与守